

《复活》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哲学

张兴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但也是一位载入俄罗斯哲学史的思想家。他的宗教道德思想不仅仅体现在其大量的政论著作中,也渗透于其大大小小的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托翁的哲学学说是其文艺创作的根本主题,这一鲜明的特点在其创作后期愈益明显。在其最后一部文学长编《复活》中,作家本人的哲学思想诸如不以暴力抗恶、博爱、道德自我完善等均得到潜移默化的诠释,构成了该作品的创作题旨。

关键词 列夫·托尔斯泰 复活 宗教道德哲学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09)10-0011-05

托尔斯泰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作为思想家,托尔斯泰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政论作品,以阐发并宣扬其思想,而且也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了其文艺创作中去,使之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作家本人曾经坦陈:“如果我的文艺作品有某些优点的话,那仅仅是因为它宣传了其中的思想。”^{[1]389}

《复活》(1889-1899)是作家最后的一部长篇文学巨著。与此前的两部长篇小说相比,写作这部篇幅相对较小的作品却花费了作家更多的时间,用去了整整十年的光阴,其间作家曾六易其稿。对于这部作品的创作主题,虽然托翁没有像对此前的两部长篇那样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有一句话我们却不容忽视,亦即关于《复活》作家曾表示:“我写整整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只是为了让人们读它的最后一章。”^{[1]389}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作品的主题是大有裨益的,应当把其作为把握这部作品创作主旨的钥匙。

那么托翁在作品的最后一章寄寓了什么深意呢?读过《复活》之后当知道,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即第3部第28章)描写的是聂赫留朵夫阅读福音书的情景以及主人公由此引发的思考与体会,其间用大量篇幅引述了福音书中的条文内容。笔者以为,在这里,详尽地引用福

音书中的条文,就像作家本人在《战争与和平》中大幅的议论性插话一样,看似多余之举,与整部作品不甚协调,但却是作家独运之笔,是为作品的主题服务的。如果说《战争与和平》中大幅的议论性插话是作家出于执著地表达作品“人民的思想”这一主题的需要,那么在《复活》中作家则是通过最后一章来表明作品主题的,即宣扬自己晚年日臻成熟的学说——宗教道德哲学。

一、《复活》的宗教道德主题具体体现之一:批判激情下渗透着对宗教道德学说的宣扬

阅读《复活》,我们时时深切体会到,整部作品充满着震撼人心的揭露和批判的力量。“撕下了一切的假面具”这一评语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切实的印证。尽管列夫·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里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揭露和批判激情,但作家本人并没有因此得出有必要进行暴力革命的结论。相反,在这样的批判的底色之下,我们却时时感觉到,作品中总有一个脉络贯穿始终,它既是书中主要人物臧否事物、评判是非的标准,又是作家构思谋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脉络就是作家本人在同一时期以及之前的文艺、政论作品中一再宣扬的宗教道德学说。

作为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宗教哲学中

收稿日期 2009-01-09

作者简介 张兴宇(1974-),男,山东郓城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在读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持坚定的“精神的基督教”的立场。他激烈地反对一切圣迹。在1898年日记里,托翁写道:“人们吻神像,爬到神像下面,拜他又害怕它。既然人能接受这样的欺骗,也就没有什么欺骗是人不能接受的了。”^{[2]230}基于这种思想,我们看到《复活》中第一部第三十九章以及第四十章对这样的“渎神法术”作了细致的描写和激烈的批判。

作家通过礼拜场面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从教会人士嘴里所讲出来的所有的教会的说教是对基督教学说的一种明目张胆的亵渎,因为这一学说是禁止对人施加一切形式的暴力的。在作家看来,基督教学说的实质是告诉那些处在蒙昧状态下的人们追求自身的解放,而教会人士所做的这些圣事却是掩盖这样的实质。“人生的意义就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中,人生的欢乐是努力实行这教义,因此,一切符合教义的东西都使我感到亲切、愉快,而一切违背教义的东西都令我反感、痛苦”。^{[2]121}从这句表白中我们可以深切体味到托翁在作品中对教会批判的愤懑笔触。

托翁在作品中对教会伪善的批判并没有否定宗教,相反,在强烈的批判声调之下,他在证实和宣扬自己的宗教伦理学说,自己的“新”宗教或者说“净化”了的基督教,也就是为托翁所认可的真正符合教理的基督教。在托翁看来,这样的基督教才能把人们从穷困中拯救出来,才能铲除人间的恶和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这里《复活》一书的结尾部分聂赫留朵夫与分裂派老人在渡口的谈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老人表示:“信仰有多种,灵魂却只有一种。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那么各人只要相信各人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人人都保住自己原来的面目,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6]474}

这句通过一个四处流浪老人之口说出的话,却有着托翁本人语言的面孔。联系到作家在晚年仍编纂不辍的《生活之路》,其中有些话语与此处老人所说不无相似之处:“人被赋予的权利只是管好自己。人只能按照他自认为好的和必要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同一处托翁告诫说:“人必须要明白并记住,他既无权也不负有使命去为他人安排生活,正如他人既无权也不负有使命去为他安排生活一样,他和所有人被赋予的使命惟有内在的自我完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以这唯一的使命去影响他人的生活。”^{[7]271}通过这些语言,反观老人所说“人人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之语,不难理解这句话所隐含的正是作家本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爱他人等思想。

除了批判教会之外,在作品中托翁还以极大的揭露激情批判了沙皇专制下的法院,通过各种代表人物展现了腐朽、罪恶的彼得堡及外省官僚和贵族世界。“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8]197}据此,有评论者认为,“暴露‘法庭的滑稽可笑’和由专制俄国的形形色色国家‘设施’所实现出来的‘政府的暴虐’,

这就是《复活》的真正主旨。”^{[5]500}笔者以为,强烈的批判力量的确是《复活》的创作特色之一,但还不是托翁创作的根本主旨。恰恰这样的批判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破”,而破中所“立”的则是作家本人的宗教道德理想。这一理想是通过聂赫留朵夫的观察与思考,借助聂赫留朵夫之口表达出来的。那些省长、狱长和押解官之流连最起码的怜悯的感情也没有,在聂赫留朵夫看来,他们的内心就像雨水渗不进去的铺着石头的土地一样,他们的胸中也渗不进爱人之心。“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看成法律,却不承认由上帝印在人们心灵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不能背弃的戒律才是法律。”^{[6]392}在后文中,更是通过主人公的思考明确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6]393}这些表白便是托翁自己的活生生的政论语言了,与其在政论哲学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一无分别。

在《复活》中,托翁义愤填膺地对下层百姓疾苦漠然置之的、高高在上的官僚和贵族阶层加以鞭挞的同时,透过聂赫留朵夫的视线,他亦以翔实的笔触描写了人民的世界,以极大的同情心展现出一幅与政府官僚、贵族阶层判若鸿沟的人民的生活图景。但在作品中,人民的形象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犯人”来表现的。托翁对笔下的囚犯并没有任何歧视之感,相反认为他们要比省长、警察等各级官僚道德、高尚的多,这些官僚们,在托翁看来,“比强盗还要可怕”。^{[6]392}作品中,作家赋以聂赫留朵夫周游者身份,从彼得堡和外省的上流社会到监狱、押解站、直至西伯利亚等社会最底层,一路走来,边观察、边思考。对沙皇专制下的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大力挞伐,展现出了社会之恶(国家暴力)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但在这些激昂、高亢的批判音符下面,淹没了聂赫留朵夫的沉痛的内心独白,而独白的内容婉转传达了托翁本人的声音,因为它们正是为托翁在自己的政论著作中反复申明的。

托翁在自己的政论文中,在不同的篇章中,不厌其烦地痛斥暴力所带来的危害,同时极力宣扬自己的宗教道德哲学的核心—不以暴力抗恶的学说。在其著名的政论作品《天国在你们心中》(1890—1893)里,托翁表示,“须知,为了保障我们的生活,崇拜偶像的暴力制度进行了许多世纪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似乎任何人都很清楚,旨在达到这一目标的一切努力只是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危险,没有起到什么保障作用。”^{[9]389}在另外的一篇作品《论末世》(1905)中,托翁同样不遗余力地阐发这一学说:“以恶除恶行不通,减少暴力这种恶的唯一办法是不使用暴力。”^{[9]479}而在自己晚年编撰的一部较大规模的作品《生活之路》中,托翁更是辟有“暴力”、“惩罚”以及“国家迷信”等专章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高举不以暴力抗恶的大纛。

而在自己最后的文学长编中,托翁对自己学说的宣扬更是执著无已,并且手法也已潜移默化到人物的言行

中,从而达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复活》里,我们从聂赫留朵夫的独白中,不难找到与上述引文相近的语言。“各种暴力、残酷行为、兽行,在对政府有利的时候,非但不会遭到政府禁止,反而得到政府的批准。”但“这样做不但没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广了罪行。这样做不但没有惩一儆百,反而鼓励了犯人”^{[6]466}。与“犯人”的多方面的接触,使聂赫留朵夫认为,犯人当中发展起来的所有恶习,以及囚徒们干出的所有可怕的罪行,是“人能够惩罚人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6]467}在托尔斯泰看来,人对人惩罚,亦即以恶抗恶只能带来更多的恶,因此,“使暴力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发生的事”就是“人的内在完善,抵制对暴力的参与。”^{[7]335}由此可以看出,透过批判政府暴虐这一表象,托翁所要确立的则是博爱、非暴力这些自己哲学思想的内里。

二、《复活》的宗教道德主题具体体现之二:小说主人公的复活及政治犯形象体现了作家的宗教道德思想

在《复活》中,一方面,托翁在批判的激情中宣扬了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另一方面,通过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精神复活的过程,作家也力图从正面确立自己的这一哲学思想,同时通过对革命者形象的描写,我们亦可敏锐地把握到托翁本人不同于革命者的声音。

在作品中,聂赫留朵夫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位忏悔贵族不仅仅扮演着鞭笞上层社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作家寄寓着自己的道德理想,这一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本人的化身。有人说“事实上,聂赫留朵夫思想方式,是与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方式相吻合的”^{[10]470}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

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整体上看,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是从局限于为自己道德上的堕落的个人忏悔上升到为整个社会对人民所犯下的罪恶这一更高意义上的忏悔的过程,而精神复活的最终完成是其皈依《福音书》的说教,从中找到打开其心灵迷雾之锁的钥匙。而《福音书》恰恰正是托翁宗教道德学说的最根本思想源头。托翁曾表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托尔斯泰主义和我的学说,只有一个永恒的、普遍的、世界性的真理学说,它在《福音书》为我,为我们特别清楚地阐明了。”^{[12]223}这样正是通过聂赫留朵夫,托翁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道德自我完善、博爱的典型,自己学说的信徒。

具体而言,托翁笔下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由意识到自己在马斯洛娃面前所犯下的罪恶开始,从而开始了其灵魂的觉醒和为自己的恶而忏悔、赎罪的过程。并通过为马斯洛娃减免刑罚而奔走中从自己的所犯下的恶清醒地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恶。

在去彼得堡为马斯洛娃的事情奔走之前,聂赫留朵夫共去监狱探望她三次。监狱中的三次会见在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使得聂赫留朵夫意识到自己在马斯洛娃面前所犯下的罪愆,坚定了他

的赎罪的愿望,从而促使其道德上的觉醒。尤为重要的是,这几次见面,展现了聂赫留朵夫的个人道德完善一步步升华的过程。监狱中一幕幕使他不仅看清了自己的罪过,更使他看清了他所属阶层的罪孽,从而促进了其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完善,并且自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批判社会之恶的道路。

作为灵魂逐渐复苏的标志,聂赫留朵夫不仅要赎自己在马斯洛娃身上所犯下的罪,而且他也更加激烈地意识到自己对人民的所欠下的良心债,他要改善自己的农民的地位,改变拥有私有财产这种不道德的罪过。这是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虽然这一环在聂赫留朵夫来的相当艰难。托翁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一文中曾这样认识到:“我懂得了,一个人除了为自己个人的福利而生活外,还必定应该为别人的福利服务。”^{[9]95}在作品中,聂赫留朵夫把自己的土地分发给了他的农民,以自身实现了托翁的这一认识并践行了基督的诫命:不必为吃的、喝的、穿的忧虑。需用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6]504}从而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实现了精神复活过程中新的转变。

但聂赫留朵夫达到真正的精神复活是以其在小说最后一章读福音书为标志的,这个结果也是为托翁着意安排的。作品中,读着福音书的主人公有一种拨云见日、大彻大悟的感觉:“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恰巧就是基督对彼得做出的答案,其大意就是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没有罪,因而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的。”^{[6]501}托翁的宽恕、非暴力的哲学理想在这里显豁无遗。而素来为托翁所重视的《登山训众》的五条戒律也在这一章出现,并且使读过这些戒律的聂赫留朵夫认识到:“一旦执行这些戒律(而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人类社会的全部结构就会建立起来,到那时候不但惹得聂赫留朵夫及其愤慨的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6]512}如此一来,借助“能解答一切问题”的福音书,托翁给出了拯救他所处当下罪孽深重的社会的良方。而这一结论也正是托翁在其浸透着本人宗教道德理想的著名的政论作品《天国在你们心中》详加论证并得出的结论。

马斯洛娃是作品的另一个主人公形象,也是托尔斯泰文学作品中首度出现的来自社会下层百姓的主人公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这样一位人物形象,是与托翁晚年的思想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晚年的托尔斯泰认为自身所处的贵族阶层带着一种原罪的恶,并以极大的愤慨鞭笞这种没有道德的优裕的生活。在《忏悔录》中,托翁曾表示:“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同时,托翁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找到了与自己精神息息相通的地方,“创造

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的事业。”^[9]

48

马斯洛娃 这个因聂赫留朵夫始乱终弃而堕落的女性 这个按天性来说 一个最有道德的人^{[6]457} 与聂赫留朵夫相比 其精神的复活同样经历着一次沉重而又不堪回首的心路历程。这一历程 虽然没有被托翁赋予布道的使命 但却是时时在托尔斯泰道德哲学的指引下 复归于爱人之心 善恶之念 最终找回自己心中的上帝的。其灵魂复归于本真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推动力量。

一方面 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忏悔及对其发自内心的爱 促使内心麻木 已习惯自身环境和生活的马斯洛娃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 虽然这在她是极端痛苦的事情 但内心却已渐渐复苏。聂赫留朵夫往监狱的频频探望 并以悔过之心向其忏悔 使得马斯洛娃认为这种忏悔有着自私的目的 所以痛斥他：“你打算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在尘世里拿我取乐还不算 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救你自己”。^{[6]185} 这是一句相当重要的表白 关乎托尔斯泰本人如何看待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 在 1892 年 3 月的一封信里 托尔斯泰通过一个受伤的穷困潦倒的人不想再接受好心僧侣对其疗伤这样一个故事 同样发出了与此处马斯洛娃一样的诘问并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疏远。托尔斯泰说：“这就是我所感受的人民对我们的关系 我感到我们想拯救他们 却一点也不爱他们 或者爱的很少 大致就是这样的。”^{[11]244} 因为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托翁在作品中有意展现出 正是来自聂赫留朵夫的爱 使马斯洛娃冰冻的心渐渐融化 她又重新爱上了他。“其实她早已又在爱她 而且爱得那么深 。”^{[6]345}“爱会唤起爱。这一点决不会改变 因为上帝在你的身上醒来之后 也会在另外的人身上唤醒自己”。^{[7]5} 托翁的这句话 在自己笔下的人物马斯洛娃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如果说聂赫留朵夫爱她“并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了她 为了上帝”。那么 重又爱上聂赫留朵夫的马斯洛娃 没有接受来自聂赫留朵夫的牺牲 只是有一个朴素的想法 因为它知道“同他结婚就会使他不幸福”。两个人都在爱着对方 都在为对方的幸福做出牺牲。但这种牺牲的出发点却有些不一样 一个是考虑对方的人生幸福 一个却在考虑自己的灵魂得救。转变成自我牺牲的爱 在托尔斯泰看来 才是人的感情的最崇高的形式 托尔斯泰在《论生命》中曾说：“爱 只有当它是牺牲自己的时候 才是爱”。^{[12]88} 爱己及人 托尔斯泰这个重要思想 正是两个主人公的精神复活所实践的原则之一。

另外 马斯洛娃精神上的复活和她与托翁笔下的革命者的密切接触也有相当大的关系。早在与革命者一起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 马斯洛娃在监狱中便结识了同在狱中服刑的老百姓 她们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已使马斯洛娃给予了很大的同情 而和政治犯们一起赴西伯利亚服刑 与他们的接触 让马斯洛娃进一步认识到 并

不是所有的人活着仅仅就是从别人那里攫取利益 仅仅为了自我满足 还有一些人 他们的个人幸福是与所有的人 与老百姓的幸福密不可分的。他们 照马斯洛娃的说法 都是“好得出奇的人” 这个评价 与她同狱室的老太婆梅尼绍娃是一样的。“她毫不费力 很容易地理解了指导这些人行动的动机。她自己既然出身于人民 对她们就十分同情。她明白这些人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上层人的。这些人本身就是上层人 却为了人民不惜牺牲他们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 这就使得她特别器重这些人 钦佩这些人”。^{[6]413} 小说接近末尾 当政治流放犯之间关于对社会的恶进行斗争的道路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 聂赫留朵夫问马斯洛娃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时 马斯洛娃说：“我认为老百姓在受欺负”“老百姓太受欺负了”。^{[6]451} 这两句话 可以说是马斯洛娃精神复活的总结性的语言 标志着马斯洛娃的复活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形式。

卡秋莎·马斯洛娃 这个经历了妓院、法院、监狱和押解站等重重困苦的女性 这个来自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 其精神的复活同样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 这一复活 由爱唤醒 直至认识到社会之恶结束。

在托翁的笔下除了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马斯洛娃之外 作品中托翁还集中刻画了几位革命者 亦即政治流放犯的形象。与自己的非暴力学说相一致 托翁是极力反对以革命斗争的途径争取社会理想的实现的。托翁曾表示：“‘真正的社会改善’不可能通过政治鼓动来实现 而‘只能通过每一个人的宗教与道德完善’来实现”。^{[2]281} 我们可以从聂赫留朵夫对待政治犯的态度上把握到托翁对他们的看法。聂赫留朵夫把政治犯分作两类 罕见的道德模范和装腔作势、高傲的人。在作品里 托翁并没有把革命者刻画为众口一词、思想同一的形象 而是刻意去表现他们在斗争方式上的歧异。对那些行为方式、内心面貌与自己道德理想相通的多赋以一种赞赏的声调。其中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和西蒙松得到托翁较多的同情。托翁笔下的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出身于一个将军的富裕家庭 可是自愿过着最普通的女工的生活。“不论在什么地方 也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她素来不顾自己 永远寻找机会 好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为别人出力 帮助别人”。^{[6]416} 托翁说过：“只要每一个人的目的是获利 是尘世的幸福 那么对一切人最有利的制度就不会实现。……只有到了每一个人不再追求尘世的幸福 而去追求总是与牺牲一致而且受到牺牲检验的精神幸福的时候 一切人的最大幸福才会实现”。^{[2]151} 聂赫留朵夫、马斯洛娃的精神复活不仅实践了这句话 而且 显而易见 在这位有着自己女儿影子的玛丽亚·帕夫洛夫娜^{[2]145} 形象身上也体现了托翁这句话的内涵。

总是以理智决定自己行动的西蒙松 在中学时就要求自己的父亲把财产归还人民 作为民粹派中的一员 并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反对死刑和战争,反对任何形式的杀人,而且,认为,人类的高级智能在于“为当前活着的人服务”。而另一位为托翁所赞赏并得到较多正面评价的纳巴托夫,有着作家所珍视的农民出身,被捕前做着托翁一度从事过的教育农民子弟的活动,他为具体的工作吸引,很少关心抽象的问题。作家还指出了他的自我牺牲的特征:“他首先是以集体为重的人。他自己似乎什么也不需要,一无所有也能够感到心满意足,可是为同志们的集体他却有很多要求,因而不论什么工作,体力劳动也好,他都肯干,一干起来就不撒手,觉也顾不得睡,饭也顾不上吃”。^{[6]442}不谋个人私利,而是乐于为他人谋福利,正是爱的崇高表现形式。所有这些在革命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思想,无疑是托翁思想的翻版。

相反,对作品中的其他革命者,比如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格拉别茨、诺沃德沃罗夫等人,对他们追逐肉体欲望、虚荣、宣扬暴力革命、轻视人民,托翁言语中流露出的便不止是讥讽,而是多为强烈的反感了。

1894年,在日记中,托翁试图对民意党的活动确定其任何行为包括革命行动的道德价值,曾指出:为了使行为是道德的,这种行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追求福利和个人的完善。^{[10]480} 显见,这一条件体现在了复活中,并且成了处理革命者形象的原则。总结这些面貌各异人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托翁学说的追随者,但他们乐于服务他人,牺牲个人利益、追求大众福祉等高尚情怀,无一不是为托翁所看重。而这些思想一贯为托翁所倡导并蕴含在自己学说之内的。

三、结语

事实上,《复活》是作家在自己所说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后这一转变结果的深刻体现。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一八八一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5]392} 把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与自己宗教道德学说相结合,是作家晚年

思想发展和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有研究者表示,托翁在晚年“被一种创作人民所理解的、揭示生活真正意义的作品的想法所吸引。因为作家把为善、为上帝效劳,把基督教的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都看作是这种意义的体现,所以他常常把这种有益的内容同宣传他最喜欢的宗教道德思想等同起来”^{[4]247},这一说法是不无道理的。而作家晚年的最后一部文学长编《复活》正是贯彻这一创作思想、阐发其宗教道德思想的充分体现。

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是19世纪世界文学的一座丰碑。以文学家进入我们视野的托尔斯泰,却无时不使我们感受到他的思想带给我们的震撼。他的思想,就像我国的孔子、孟子等人的学说,是一种充满朴素哲理的人生哲学。它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并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追求事物的原初本真,崇尚灵魂净化。他视野所及的是所处当下黑暗、腐朽的沙皇社会,并用自己的宗教道德理想给出救世方略。事实上,托翁晚年,其崇高的社会声望,一方面是来自于其文艺作品所带来的广泛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其独树一帜的哲学学说为大众所熟知并有大量的追随者密不可分的。特别对于后者,亦即对于自己的政论创作和思想学说,托尔斯泰期望甚高,且尤为其所看重。托翁是一位在创作上主观色彩较为浓厚的一位作家,他曾表示:如果“真想研究我的作品,那么就请注意我知道是上帝的力量通过我讲话的那些地方,并且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利用”。^{[2]185}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窥见托翁本人对创作中融入自己思想的重视。而《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愤懑声讨国家教会、国家暴力机构以及上流社会之余的深思,男女主人公精神复活的经历,以及对革命者的分类标准和对他们的态度,无一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小说所彰显的宗教道德主题无疑就是前引该句话的深刻体现。

参考文献:

- [1]倪蕊琴. 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2]贝奇科夫. 托尔斯泰评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3]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M](книга II).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6.
- [4]米·赫拉普钦科. 艺术家托尔斯泰[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5]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6]列夫·托尔斯泰. 复活[M]. 汝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7]列夫·托尔斯泰. 生活之路[M]. 王志耕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 1998.
- [8]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9]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10]Толстой Л.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адцати двух томах[M]. (Том13).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1985.
- [11]Толстой Л.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адцати двух томах[M](Том19).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1985.
- [12]Толстой Л.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адцати двух томах[M](Том17). 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1985.